人与自然

大菜园

♣ 王学艺

夏天，大菜园像一首悠悠透心的歌，似一幅五彩斑斓的画，更若一片不尽的情怀。

紧贴村庄的一方偌大绿野里，盛开着各种姹紫嫣红的花，火辣辣的太阳下，小蜜蜂嘤嘤嗡嗡忙碌穿梭。成群的蝴蝶舞动着迷人翅膀，时而驻足怒放的花蕊里，时而翩跹起伏于绿丛中。

在这万绿丛里伫立着一间老屋，土泥垛起的四壁，麦秸覆盖的屋顶。墙里夹杂防雨冲刷的毛茸茸麦草，斑驳凸凹的表层历经岁月洗礼，经年累月呵护着一大园子生瓜梨果，伴他们迎盛夏尽寒冬。

夏天的老屋旁会搭起偌大瓜棚，瓜穰攀附老屋山墙的一面，那青丝绿叶在棚顶肆意蔓延，丝瓜、南瓜、吊瓜垂于棚内，琳琅满目千姿百态，煞是让人喜欢，伫立棚下凉风习习浑身舒展。吃着品类繁多的瓜蔬，用着丝瓜刷锅洗碗，这是大菜园的标配与完美组合。

大菜园每天中午前都会分菜，一堆堆青红绿紫。前往的孩子和妇女胳膊弯挎着竹篮，看菜园的老头坐蔬菜堆里掐着手指，算着前来取菜家庭的人口，按人头拿着各种鲜嫩果蔬。看到孩子下神般半眯起双眼，故意算错人头，逗得领菜的他们小眼迷瞪，满脸疑惑。大人们捂着憋不住的嘴巴，最终偌大的菜园笑语一片。

孩子们脏“爪子”拿起分到的黄瓜，洗都不用洗，抹都不用抹，此时的蔬果比他们的手干净百倍。直接送嘴里叽里咔嚓，那脆生生的甜，那滋润润的味儿，稚嫩的小脸蛋荡漾着得意的舒坦。这瓜果从栽种到采摘没打过任何农药，没施过丁点化肥，连浇灌的水都甘甜无比，掬一捧即直饮。

瓜棚旁一口青砖砌的井，井口正中架着船舵般生铁大齿轮盘，圆盘中间两块铸铁斜面小齿轮相互咬合，使动力转换在一小平面上，俩拇指般半圆状铁筋牢固倒扣，长木杠穿过其空隙置中。井里竖着碗口粗的铁皮筒，一节节凸出的边缘有螺丝固定，据井水深浅可无限安装延长，搭在轮盘上的铁链伸进下井的铁筒，隔段距离设置着大小合适、边缘外露的橡皮小圆盘，类似后来家庭压水井的活塞，整条铁链在井中铁筒内外连成环。人围井边缘推动棍子两端，沿井周围转圈循环，铁链上分段的圆扣经过铁桶时，甘泉就稀里哗啦被带出地面。

村子所属几百亩庄稼地，只有菜园这十几亩有随时灌溉的待遇。这种半机械装置既可人力推，也可驴马拉。炎夏干旱时期，特别是这中午分菜间隙，孩子们总会吆五喝六推上几圈，清凌凌的水吱哇哇汩汩上涌，顺沟渠绵绵不绝滋润蔬菜瓜果，滋润蔫苗抖擞，滋润人的心田。

晚上调皮孩子会想孬点子，夜半静寂月明星稀，一排小脑袋闪现在菜园围墙头，一双双机灵的眼睛骨碌碌四处瞭望。他们蛤馍状悄悄爬进菜园，摘几根黄瓜，摸两个酥瓜，拽三个番茄。正大喜过望偷摸之际，突然远处瓜棚下鼾声如雷的老头一声咳嗽，若惊雷在静夜轰隆炸响，心惊肉跳的孩子们呼啦啦鼠蹿。老头躺在小木床上一动不动，夜色里脸上堆满狡黠的笑，听着孩子们惊兔般慌乱的脚步，他眼都不睁酣然入梦。

岁月如流世事变迁，田园诗画般的大菜园悄然远去，但每至盛夏它总萦绕心头，让人念恋，让人陶醉，促人回望。

史海钩沉

目光深处的落寞

♣ 张向前

公元793年的京城长安，士子云集。一年一度的科考就要开始了。和风吹拂的早上，阳光明媚。21岁的洛阳青年才俊刘禹锡，与来自河东的柳宗元骤然相遇，在历史的天空上擦出了友谊的火花。春风得意的“刘柳”同榜进士及第。此时的他俩并不知道，太多相似的人生交集，让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关系最铁的生死至交。

“永贞革新”仅持续了100多天，就夭折了。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参与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遭贬。墙已经倒了七年，没有参与革新的韩愈仍没放下心头的积怨，以“论史”为题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：“夫为史者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。”意即“永贞革新”失败是“天”的惩罚。官人韩愈似乎不太像诗人韩愈，他一直对王叔文等改革有成见。

耿介的柳宗元并没有忍气吞声，不客气地甩了韩愈一句：凡明智之人是不言鬼神之事的，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对“天”感到困惑。

不知收敛的韩愈，继而责备柳宗元“不知天”，说“天”能“赏功罚祸”。

见韩愈把争论从“论史”引申到“说天”，柳宗元潜心撰写了《天说》，驳斥韩愈鼓吹天有意志，能赏功罚祸的谬论。

就在韩、柳“口水战”打得正酣时，刘禹锡看不下去了。他以柳宗元的结论为起点，续作《天论》三篇，对柳宗元进行策应和声援。以“极其辩”的理论勇气，以“尽天人之际”的理论深度，从哲学的意义上划清天道观上“自然之说”与“阴骘之说”的根本界限，提出了许多带有创见性的哲学观点。看到刘禹锡出来为柳宗元站台，韩愈偃旗息鼓，没有再挑理论战。

贬谪十年回京的刘禹锡，仍然掩不住锋芒。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饱含讥讽的文字，当朝官贵岂能容忍。刘禹锡因“诗”再次遭贬，远徙播州。受牵连一同被贬的柳宗元啥也没说，反而替刘禹锡的处境深深担忧。他知道，刘禹锡上有八十岁老母，哪经得起这番长途折腾？播州地偏路远，可能去难再返。他向御史中丞裴度请求道：“梦得有八十老母，今日一去，便可能是生离死别。人活一世，忠孝不能两失。我母亲已经去世，没有什么牵挂担心的了，请您禀告圣上，答应我与梦得换一换吧。”裴度觉得情理可通，将实情上奏宪宗。皇帝还算心慈，考虑了一下说：“刘禹锡虽然犯法，但其母无罪。今念在其母年高体弱的份儿上，就让他改授连州吧。至于柳宗元，看来也是仁义之人，就让他继续出任柳州。”以“柳”易“播”虽没有实现，却让世人看到了柳宗元对待朋友那颗金子般的心。

“刘柳”结伴南行，一路上诗酒相依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慰藉。从江陵下长江、入洞庭、逆湘江，至衡阳，柳宗元仍需乘船取道湘江西去柳州，刘禹锡则需策马越五岭南下连州。二人无限感慨，依依惜别。柳宗元赠诗一首：《衡阳分路与梦得赠别》：“垂泪千行便濯缨”。离别的伤感，让英雄气短。刘禹锡答诗回赠。往来应答三轮，两人这才分开。

刘禹锡病了，柳宗元来信嘘寒问暖，有时寄来药方，嘱其遵照调理。柳宗元心情低抑时，刘禹锡去信疏导慰藉。

元和十四年，刘禹锡的母亲以九十高龄寿终正寝。他离职返乡，回洛阳为母亲丁忧。刚到衡阳，又传来另一件令其难以置信的事——年仅47岁的柳宗元病逝。

长期的贬谪生涯，使原本性情沉郁的柳宗元身体江河日下。病重之际，柳宗元料想自己难以完成整理书稿的任务，就写下遗言给刘禹锡：“我不幸卒以谪死，以遗草累故人”。

冬日肃杀，寒风凄恻，刘禹锡洒泪写下一句句肝肠寸断的诔文：

呜呼子厚！我有一言，君其闻否？

呜呼子厚！南望桂水，哭我故人……此恸何极！

呜呼子厚！终我此生，无相见矣……魂兮来思，知我深旨！

万物悲戚，江河垂泪。

料理完丧葬之事，刘禹锡收养了柳宗元的大儿子周六，将他视如己出。后来柳周六进士及第，踏上了仕途。同时，他还不遗余力地整理柳宗元诗稿，使《柳河东全集》刊行于世，《江雪》《渔翁》《捕蛇者说》等美文传吟至今。

安葬、抚嗣、刊文，刘禹锡一力应承，做得几无瑕疵。李杜、王孟、元白、高岑……唐朝齐名并称的诗家不少，多以诗文归之。真情烛照千年，超越生死情谊的，唯“刘柳”而已。

一生播迁的刘禹锡，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。白居易、裴度等都时常前去看望他。人声喧喧时，他四处探寻的目光深处总有一丝落寞：一起科考、一起革新、一起遭贬的柳柳州在哪儿，那个承诺“晚岁当为邻舍翁”的柳河东在哪里，那个俊逸清朗衣袂飘飘的柳子厚在哪儿？

风迷了眼，杯中的酒有点洒了。

清风图（国画） 马东山

知味

橡子凉粉

♣ 王宏治

去年夏天，有几个南方朋友来巩义玩，我领他们到青龙山慈云寺景区漫游。在一片大树下边，给每人要了一份橡子凉粉，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，都说很好吃。

为了给他们说清楚橡子凉粉是什么东西做的，我跑到山坡上，找了一枝带橡子果的橡子树枝，为他们做了详细讲解。听了以后，南方朋友说，橡子树很像南方的“米椎”。

“椎”，又叫米椎、小板栗、中华椎，是壳斗科椎属植物，主要分布在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，它的果实又叫“桂林椎”，可以用来榨油，也有人把它炒着或煮着吃。

橡树是栎类的总称，在世界上都有分布，总数有350种，我国有140多种。橡树的果实是坚果，一端毛茸茸的，另一端光溜溜的，是松鼠等动物的上等食品。坚果含淀粉、单宁、油脂和蛋白质。

这样一看，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做橡子凉粉其实很不容易，产量很低，所以很难登大雅之堂，大多是在景区或者小山村里能够吃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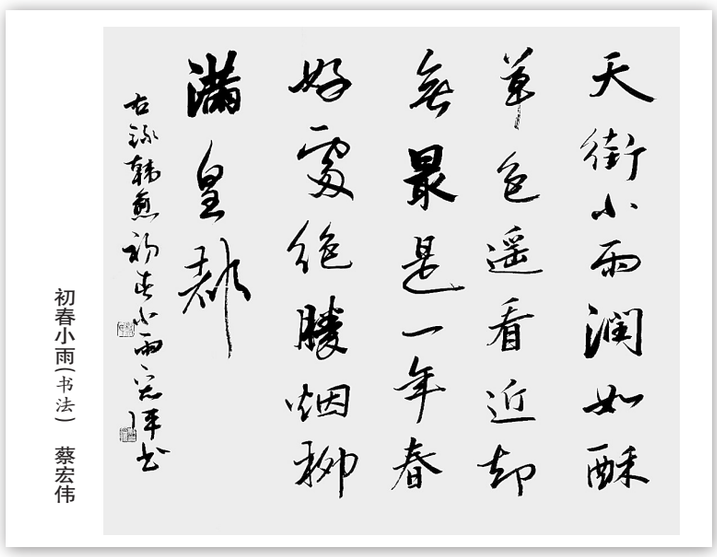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秋天，人们到深山老林里的橡子树下，捡拾成熟后落下来的野生橡子，剥去毛茸茸的带刺外壳，然后在阴凉处晾晒。老乡说不能暴晒，那样容易生虫。待第二层硬壳的包皮自动裂开，用手把皮肉分离，获得果仁。也有的用小花磨磨掉第二层硬壳，现在的加工方法更是有了电动的去壳机。接下来，要把橡子仁用清水浸泡十几天，中间需多次换水。接着，把泡好的橡子仁用小石磨或者机器磨成糊状，在细箩或者稀布上用水冲涮，滤掉粗渣，沉淀后倒掉清水，即可形成制作凉粉的原材料——橡子淀粉。橡子淀粉晒干后可以长期存放，随用随取。

用淀粉制作凉粉对成手来说已经比较简单，把水烧开，均匀地撒入淀粉，边撒边搅，比例适当，稀了凉粉太软，稠了凉粉过硬，都不好吃。要文火慢煮，同时不断搅动，当水面上遍起滚泡时立即出锅，倒入瓷盆或瓦盆中，放凉即成。纯正的橡子凉粉呈深褐色，筋道、透亮。

老乡说，做成的橡子凉粉加上清水可以长期存放，过几天换一次水就可保持新鲜，有的甚至可以保存半年以上。

橡子凉粉可以凉调也可以热炒，都是美味。凉调时，要油、盐、醋、姜、蒜、辣椒、香油、芝麻酱样样具备，掌握最佳比例才能调出最理想的味道。就像做菜一样，调料都一样，要想不咸不淡、酸辣适度、味道鲜美也是要点技巧的。

橡子含有单宁成分，味道微苦、微涩的橡子凉粉才是真东西。据说，橡子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有健脾止泻、解毒消肿的功效。适当吃点橡子凉粉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，而夏天吃起来更是防暑降温、去火提神。



初春小雨（书法） 蔡宏伟

新书架

《叛逆者》：叛逆与忠贞之间的挣扎取舍

♣ 李 然

近日，作家畀愚的小说《叛逆者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该书在预售阶段就受到了读者的热捧。小说《叛逆者》以军统“叛逆者”、中共地下党林楠笙的视角，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过程中，中共地下工作者潜伏敌后的革命故事。相较于其他同题材作品，《叛逆者》在某种意义上算一个“异类”。小说的人物关系复杂，林楠笙、顾慎言、老潘、许怡贞、纪中原等情报人员在复杂的斗争中，真真假假、分分合合、生离死别，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惊险曲折，扑朔迷离。小说笔调平实、朴素留白的叙事手法虽没有刻意强调矛盾冲突，却还原了20世纪40年代历史的进程。在赞颂和讴歌上，文笔同样收敛而克制，平实的叙事风格看似直白幽微，但正是这种未加渲染夸张的平铺直叙，令读者更能感受到地下工作的凶险。

重情重义重人性，为生为爱为信仰。除了“叛逆者”林楠笙，小说还塑造了其他鲜明的人物形象。他们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，或叛逆于原本的阵营，或叛逆于自己的情感，却又各有所忠，从未动摇。每个角色在叛逆与忠贞之间的挣扎取舍，更显其鲜活和真实。

聊斋闲品

一壶浊酒喜相逢

♣ 刘 悦

翻开唐诗到处可以看到“酒”，动辄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“莫厌狂歌酒百杯”，虽然有诗人夸张，也说明唐朝人无论聚会、会友、闲聊，欢喜忧愁的时候都要喝酒。相比较，杜甫诗中的酒不是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“金樽清酒”，大都是浊酒，比如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于是就造成了杜甫独特文化内涵和思想内蕴特殊的“浊酒”意象。

中国的酒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，酒的品种比较多，比如汉代的稻酒、米酒、甘蔗酒等，唐代的芳香原料调制酒如石榴花酒、连白酒、茱萸酒等，还有一些添加配料的酒。

宋仁宗年间，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争，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，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防卫重任，但是朝廷腐败决策不当，一直是败多胜少，范仲淹也只能做到坚守，面对如此局面，范仲淹心中感慨万千，写下一首名动千古的《渔家傲·秋思》。其中“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”“一杯”与“万里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一杯浊酒，敌不了征人的万里相思。可以说浊酒是当时可以解忧的饮品。

浊酒在宋词中屡见不鲜。那么，什么是浊酒呢？浊酒是与清酒相对的。一种说法是，浊酒是指没有滤过的酒，或者因为技术不高，纯度不够，从而不够清澈。也有说法，古代时候酿的酒都是米酒，里面大多有很多沉淀物，所以有浊酒之说。

元朝禁止民间私酿粮食酒却允许民间酿葡萄酒，而且家酿葡萄酒不必纳税，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，在绘画、词曲中都有表现。

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《朝天子·从嫁媵婢》中写道：“鬓鸦，脸霞，屈杀了将陪嫁。规模全是大人家，不在红娘下。巧笑迎人，文谈回话，真如解语花。若咱，得他，倒了葡萄架。”

到了明朝“一壶浊酒喜相逢 ”出自杨慎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“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人的一生，你穷也好，达也罢，你得到的、你失去的，不也就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了吗。所以，只要有一壶浊酒，有几个知己，就应该很满足了。

浊酒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，写酒的诗简直数不胜数，这些酒有多少度？真的有古人诗中描述的那么好喝吗？后来也透露了一个事实，更像是现代的黄酒。当时酿酒，通常是米、水、酒曲，按照一定比例混合，装入大瓮中密封，等待发酵完成。发酵时间往往从几天到几月不等。差不多时间打开，撒上石灰——因为这里面还有微生物，继续发酵酒容易酸了，撒石灰就为了结束发酵过程。这么弄出来短期发酵的酒，最大的特点大约就是浊了——没错，这种浊酒，第一眼看上去通常有点发绿，正如白居易所说的“绿蚁新焙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，再如李白所说“千杯绿酒何辞醉，一面红妆恼杀人”，这是因为酿酒工艺的问题，酒曲品质难以保证，往往混杂了其他的微生物，酿造过程中酒就绿了。

最初浊酒的典故约应出自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对好友山涛劝他出仕说了自己的许多不便，然后说：“今但愿守陋巷，教养子孙；时与亲旧叙阔，陈说平生。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志愿毕矣。”嵇康以此表明自己不羡慕荣华富贵，只要有简单的物质享受，能够和子孙亲人安享天伦之乐即可。

可见浊酒便成了物质生活简单的象征，可以反映恶境之下的悲壮情怀；可以描绘虽为浊酒却丝毫不减情致意趣的心境；可以体现慨叹美好不再的忧愁。

辽国和金国进入中原以后，才有了蒸馏的首创，这时候的酒才和我们今天喝的酒度数相当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凭我们现代人的酒量回到古代，估计个个都是喝酒达人。而武松喝的那十八碗酒的度数加在一起也就是今天的一瓶白酒吧！

连 载

出嫁这天，周家倾其所有，极尽铺张。送嫁妆的队伍逶迤前行，排出了一条镇街。迎嫁的康家，因是新科进士，县太爷亲自贺喜保媒，所以县台特意派出了八个官家衙役在前头鸣锣开道。跟着是八杆龙凤大旗；八个火铳手；八个扛着“喜饼”篮子沿路撒柿饼的“全活人”；接着是八人抬的大花轿，跟在后边是抬食盒、送嫁妆的一众人等。

因夫婿在京城做官，新娘子是要送到京城去的。所以，新娘子只是到康家拜了各位长辈，在宗庙祠堂行了大礼，尔后就直接送到洛河码头登船了。

那日，半里多长的送嫁队伍里，一直飘散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。那甜意弥漫开去，叫人们生出了许多的慨叹。围观的人都知道这味道的来历，羡慕者居多。也有人撇着嘴说：哼，不就是柿饼家么。

大喜的日子，一路都很顺利。只是，当轿子快到码头的时候，只听“咔嚓、咯呀”一声，那顶租来的八人抬的轿子，前边的两根轿杠竟同时断了。轿伕们一个趔趄，差点栽在地上。立时，送亲的队伍都停下来了。

在前边鸣锣开道的衙役们走着走着，见后来的队伍停下来了，也只好停了锣，诧异地向后望去，问：这是怎么了？

出事之前，轿头是有感应的。好好地走着，他只觉得后脑勺一凉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眼前突然闪过一道红光。就见三步之外，居然卧着一匹“黄大仙”。“大仙”的尾巴是红的，竖起来像火炬一样，两只红眼珠滴溜溜地望着他。轿头是见过些世面的，他知道这是拦轿的。但他来不及多想，只急忙改了号头，嗓音发颤地喊道：脚前一只花，看它莫踩它……他以为轿夫们都看到了，可八个轿夫，除了他，谁也没看到。且都以为是脚下有牛屎，只下意识高抬了一下脚而已。就在此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轿杆折了。

坏菜！轿伕们自觉无趣，这“面儿”栽大了！本是喜事，竟出了这样的窝囊，主家儿定然是要责怪的。他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该咋办了。

新娘子周亭兰，满脸喜气地坐在轿里，只觉眼前有红光一闪，接着，轿子猛地往前一栽，差点把她从轿里甩出来。她极力稳住了身子，见轿子停下，就掀了盖头，悄悄把轿帘拉开一条小缝儿，细声问：怎么了？

轿头再看，“大仙”不见了。

虽心中忐忑，可大喜的日子，轿头自然不敢乱说。他只是苦着脸道：少奶奶，也不知哪个王八蛋使的坏，轿杠折了。

那缝儿又撩得稍稍大了一点儿，从这里看去，离码头还有二十多丈远……看来，像是有人使坏。霜糖家生意做得好，也的确得罪了不少人哪！

轿子里的周亭兰沉吟片刻，小声道：轿头，你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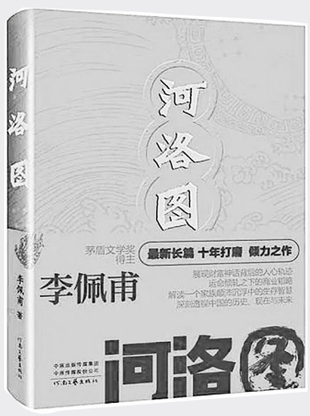
轿头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，先是朝自己脸上扇了一耳光，说：少奶奶，您，您……吩咐。

周亭兰细声说：周家是要脸的。

轿头连声说：小的知道。得罪，得罪了。

周兰亭叹一声，说：轿头，把轿底卸了，走“旱船”吧。

轿头先是一愣，可他立刻就明白了少奶奶的用意，感激之情溢在脸上，低声说：谢了，少奶奶，您多担待！



他侧转过身，一脚探进轿里，只听“叭、叭”两脚，轿头就把轿底给拆了。他把轿板一夹，解下腰里的带子，三下两下缠在断了的轿杠上。接着，他回过身厉声低语吩咐道：都给我听好了，走旱船步。舞起来，给我大声唱！

一时，轿伕们心领神会，一个个抖擞精神，把轿杠夹在胳肢窝里，前三后四、走起灯会上的“旱船步”来。

轿头在前大声领唱，轿伕们齐声应合：

柿子红了！

——红咧！

花喜鹊叫了！

——叫咧！

新娘子上轿了！

——笑咧！

官人是哪家？

——康家咧！

匾上写的啥？

——一门两进士咧！

联上写的啥？

——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咧！

这日子叫个啥？

——石榴喷火，杠上开花！

只因美人俏，杠上才开花！

——俏咧！

只因千斤体，杠上才开花！

——贵咧！

快到码头的时候，轿伕们使出浑身的解数，越发舞得欢了。他们想以此弥补对新娘子的歉意。

站在轿中的周亭兰，只得随着他们前前后后、跌跌撞撞，像是在跑旱船。

这是瞒天过海呀！万幸的是，围观的人群被轿伕们舞动的花步和唱腔迷住了，竟然没有看出破绽。

当周亭兰出了轿，起身上船的时候，八个轿伕齐齐地在轿两旁跪下了。汉子们跪下来，给她重重地磕了个头，这是谢罪哪。轿头说：少奶奶，您的恩典，小的们记下了。

可是，当周亭兰坐进船舱的时候，她捂着两只拧出血泡的半刀子脚，心头一紧，泪就下来了。她心想，这个兆头不好，很不好。大喜的日子，平白无故，怎地就断了轿杠？此去千里，不知远在他乡的官人……可接着，她赶忙“呸”了一口，不敢往下想了。

四

是啊，世事难料。

当周家霉运到来的时候，正是周亭兰进京的第三个年头。

这一年，柿园遭了大灾。这年雨水大，落果多，当柿子红了的时候，柿园里生了许多柿蒂虫。凡是又大又红的柿子，必有虫眼。一有虫眼，那柿子就烂了。风一吹，扑嗒、扑嗒地往地上落。满园柿子，全是落果！

“老毒药”真是心疼啊！他背着手在柿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眉头紧蹙，仰头长叹：毁了。毁了！

这句话像是谶语。他一语未了，一只乌鸦“呱儿、呱儿”叫着，刚好从他头上飞过，只听“噗”一声，乌鸦的一泡稀屎刚好落在他的头上。你说这个忖！他气得把烟杆都摔了，尔后背着手，气恼地回家了。

周广田快走到家门口时，站住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看见一顶灰布小轿停在了大门口。尔后，他看见了他的宝贝孙女，挎着一个小包袱的兰儿，孤身一人从轿里走出来。

周广田心里“咯噔”的一下，但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说：回来了？

周亭兰一身黑衣，一脸寡白，也还静。当着轿伕，只是叫了一声：爷爷。

周广田看了孙女一眼，淡淡地说：上屋吧。

打发了轿伕，周亭兰抬脚进了院子，只是到了这时候，她眼里的泪才扑扑嗒嗒地掉了下来。